

“山东地方戏”系列之六

最是多情肘鼓子

□马永

山东地方戏曲,按声腔系统可分为:梆子,如山东梆子;弦索,如柳子戏;由民间演唱形式发展而成的剧种,如吕剧;还有,就是肘鼓子系统。今天介绍四个肘鼓子系统的剧种:柳琴戏、柳腔、茂腔、五音戏。这四个剧种都曾经被称为“肘鼓子”。

弹起土琵琶 唱起拉魂腔

大家都看过老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吧。革命战士被日寇围困时,还乐观地“弹起心爱的土琵琶,唱起那心爱的歌谣”。那土琵琶,就是柳琴戏的主奏弹拨乐器——柳叶琴。

柳琴戏,曾叫“拉魂腔”、“拉后腔”,流行于鲁、苏、豫、皖四省交界地带。1953年始定名柳琴戏。

被拉魂腔艺人奉为祖师爷的武大周姑子、武二周姑子,早年曾在滕县东关演出。他们敲击锣鼓,载歌载舞,化妆极为简单,戴髯口,扎包头,不穿戏衣,当时演唱的是“随心所欲”的“肘鼓子调”,称为“怡心调”。武大武二,后来就在当地收徒传艺。后在薛城一带有唱“四句腔”者,形式是由一人叫板,唱三句半,后半句由众人齐声帮腔,且尾音翻高八度,“拉后腔”由此而来。

演唱“肘鼓子调”时,只打锣鼓,“拉后腔”时就增加了三弦伴奏。后来,临沂、滕县的“拉后腔”,逐渐确立柳叶琴为伴奏乐器,柳琴戏基本成形。早期柳琴戏艺人三五结伴,走街串巷,沿街挨门演唱,称“唱门子”或

者“跑坡”。演出的形式,逐渐由演唱小段到小“篇子”、“对子戏”和“抹帽子戏”,形式始终比较简陋。柳琴戏有一出传统剧目《七妆》,表演中,有的演员要“一赶五”扮演五个角色。这种情况在早期的柳琴戏表演中十分常见,“抹帽子戏”就是一两个演员在表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,常常挂上髯口就是老生,摘下髯口就是小生。

柳琴戏就这样艰难地发展着,早期多是几个人,甚至就是夫妻二人,组成小戏班,推着独轮车四处卖艺。这个过程中,还出现过“四霸首”:东霸姚立伦、中霸李金山、西北霸张存如、南霸王水金。他们当中的姚、李、张三位霸首及杨思河、杨思水等人,经常周旋于苍山、临沂、郯城、新沂等地。他们常以商量事务、调解纠纷的机会,组班演出。民国初年,拉魂腔戏班有二三十多个,其中较突出的是1912年滕县卜端品组建的“卜班”。后至民国九年,已有与卜班齐名的张增发常春班,还有杨顺宏、单学义班以及徐家班、赵家班等。此时的柳琴戏戏班各行当基本齐全,戏箱行头逐渐完备,艺人也多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,演唱也渐趋丰富完善起来。1941年,在济南成立的以赵崇喜为班主的常胜班,全班已

有二十余人的规模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柳琴戏的演出朝着正规化快速迈进,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经常组织柳目《七妆》,表演中,有的演员要“一赶五”扮演五个角色。这种情况在早期的柳琴戏表演中十分常见,“抹帽子戏”就是一两个演员在表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,常常挂上髯口就是老生,摘下髯口就是小生。柳琴戏就这样艰难地发展着,早期多是几个人,甚至就是夫妻二人,组成小戏班,推着独轮车四处卖艺。这个过程中,还出现过“四霸首”:东霸姚立伦、中霸李金山、西北霸张存如、南霸王水金。他们当中的姚、李、张三位霸首及杨思河、杨思水等人,经常周旋于苍山、临沂、郯城、新沂等地。他们常以商量事务、调解纠纷的机会,组班演出。民国初年,拉魂腔戏班有二三十多个,其中较突出的是1912年滕县卜端品组建的“卜班”。后至民国九年,已有与卜班齐名的张增发常春班,还有杨顺宏、单学义班以及徐家班、赵家班等。此时的柳琴戏戏班各行当基本齐全,戏箱行头逐渐完备,艺人也多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,演唱也渐趋丰富完善起来。1941年,在济南成立的以赵崇喜为班主的常胜班,全班已

孪生姐妹 柳茂腔

柳腔和茂腔,同根同源,都是由“肘鼓子”的支派“本肘鼓”演变而来,除了音乐上有所不同,传统剧目和舞台演出基本相同。不少职业艺人能够兼唱柳腔和茂腔。

嘉庆二十五年前后,在鲁南民间说唱形式“姑娘腔”的基础上,结合花鼓秧歌的剧目及演出形式而形成的“肘鼓子戏”,从临沂、日照、莒县一带,流传到诸城、高密、胶县等地。戏班一般只有五六人,乐器只有一面锣、一个梆子,有的连梆子也没有,就用呱嗒板代替。光绪年间,“本肘鼓”逐渐分成两个支派:留在高密、诸城附近的一支,受从海州、赣榆、临沂一带传来的柳叶琴伴奏唱法的影响,有的唱腔的下句尾音改为翻高八度,这种唱法后来定名为茂腔。

另一分支,流传至胶东半岛的即墨、平度、莱阳、掖县一带,常在庙会、集市及农闲时演出,当地观众争相学唱。受当地方言影响,曲调发生变化,形成了与以前有异的新剧种,在当地扎根。莱阳县管村的业余爱好者郭凤鸣,采用莱阳、平度一带演唱《绣花朵》等民歌的伴奏乐器四弦胡琴,在演员演唱时跟随伴奏,并以月琴配合。这种伴奏方法受到观众认可,四胡从此就成为该剧种的主奏乐器。但是,这种改革让习惯了唱“本肘鼓”的艺人很不适应,从没有丝弦乐器伴奏到定调演唱,经历了艰难的磨合。初始时,演员的唱腔与伴奏很不和谐,演员只能顺着弦音,强往上溜,观众称这种情况为“溜腔”,后来就谐音定名“柳腔”。

在柳腔和茂腔的发展过程中,受流行于胶东地区的京剧和河北梆子影响较大,常有三个剧种同台“三合水”的机会。柳腔和茂腔大量吸收了他们的唱腔及表演程式,柳腔还曾经被当地观众称为“梆柳”。

向兄弟剧种学习,让柳腔和茂腔快速地摆脱原有的简陋,不仅丰富了唱腔,借鉴了戏衣行头的規制,而且丰富了剧目。柳腔和茂腔原来只有一些小生小旦小丑的“三小戏”,后来也能演出《狮子楼》、《北平府》、《西岐州》等剧目,能适应这些戏中的武打等场面,说明向京剧、河北梆子等剧种学习

是受益匪浅的。

柳腔和茂腔的优秀传统剧目有“四大京”、“八大记”之说,即《东京》、《西京》、《南京》、《北京》及《罗衫记》、《玉杯记》、《绣鞋记》、《火龙记》、《金簪记》、《钥匙记》、《风筝记》、《丝兰记》。

柔美清新 五音戏

五音戏,曾叫“五人戏”,是流行于济南、历城、章丘、周村、张店、博山等地的“西路肘鼓子”。

早期演出时,“五人戏”受秧歌花鼓影响很大,手摆臂鼓,扭动臀部,边唱边舞,甚是妩媚。戏班一般由五个人组成,一人兼操几件打击乐器,另外四人演唱。这样简陋的演出形式,当然也只能应付一些“三小戏”了。最有名的,就有一出《王小赶脚》。

1913年,以李德兴为首的“五人戏”戏班首先进入济南,在南岗子(新市场)演出。四年后,邓洪山(艺名鲜樱桃)也来到济南,与李德兴同台演出。两人都特别擅演中青年女人形象,表演细腻,感情充沛,二人珠联璧合,观众无不喜欢,用现在流行的话说:他们比女人更妩媚。再后来,高桂芳(艺名半碗蜜)和王焕奎(艺名自来喜)也来济南演出,李、邓、高、王四人被观众誉为肘鼓子戏的“四大名旦”。

1925年,山东督办张宗昌为母祝寿,在珍珠泉举办堂会。余叔岩、梅兰芳应邀演出。邓洪山前来献艺,演出了《王小赶脚》,自此,与梅兰芳结识。1934年底至1935年初,邓洪山率戏班到北京演出,齐如山出面请绘五音戏脸谱十余幅,还介绍戏班到四明露天剧场演出。梅兰芳则赠送古装戏衣、宝剑还资助一百大洋。

1935年,经当时齐鲁大学马彦祥教授介绍,邓洪山等赴上海百代公司灌制唱片。也许是方言语音的讹讹,唱片公司赠送的锦旗上写的是“五音泰斗”,自此“五人戏”正式称“五音戏”,名播各地。邓洪山还将这次灌制唱片的报酬大洋六百六十元,全部购置了戏衣、行头和头面。再登舞台,面貌已焕然一新。

此后,五音戏在济南等地常与梆子戏、化装扬琴、京剧等组成“五合班”甚至“六合班”,这些剧种对五音戏影响很大,互有受益。

1949年,邓洪山等在周村成立五音剧社,1950年又得到人民政府资助,邓洪山等把私有的戏箱行头也全部捐赠给剧社。

1950年,程砚秋率剧团曾到博山、周村演出,看过邓洪山的戏,还为五音戏演员说戏,并给予资助。之后荀慧生、尚小云、盖叫天等京剧名家,也都曾与邓洪山相互交流,切磋技艺。五音戏扎根的淄博地区是蒲松龄的家乡。五音戏取材于聊斋故事的剧目不少,比较出色的有《续黄梁》、《墙头记》、《姊妹易嫁》、《胭脂》、《窦女》、《乔女》、《翠霞》、《云翠仙》等。

现在,《云翠仙》正冲刺十艺节。祝愿多情肘鼓子十艺节好运!

小时候我是一个戏迷。那年月文化生活匮乏,看戏着实是日子里一种不可多得的奢望。于是,想方设法去看戏便成为我的期盼——每每哪里有戏演出,只要力所能及,我想尽办法都要去。

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济南第二文化宫看戏的情景。那天傍晚,得知演出的剧目是京剧《沙家浜》,我饭都没顾得上吃,便和几位小伙伴们相约,向济南北郊的演出地点进发。黄昏时刻的文化宫广场早已是人山人海,西侧已经搭好的看台上,宽大的帷幕时而启开、忽而关闭。当大幕拉开、音乐响起的时候,现场观众的

戏迷

□李和平

情绪突然沸腾起来。尽管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维持秩序的公告,却难以控制其混乱的场面……忽听人说,戏台被人多势众的“戏迷”挤塌了!

在收音机前听的戏,多是吕剧《都愿意》。当年,走进济南的大街小巷,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文艺节目《都愿意》不绝于耳、动听缭绕。其唱腔“按理应把木料献,怎奈是婚期就要到眼前。儿媳没有新房住,事到临头咱作难”至今在耳边传唱。后来吕剧《逼婚记》、《姊妹易嫁》、《小姑贤》等剧目争相登台,将吕剧这门戏曲艺术推向高潮,其规模阵势力透济南半边天!吕剧是山东济南的地方戏曲,老一辈吕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、李岱江、林建华等是山东人的骄傲和荣耀!想当年山东吕剧曾与南方越剧、北方评剧、河南豫剧、安徽黄梅戏等著名剧种并驾齐驱,可是不分伯仲呢!

那时,我看得最多的一出戏,应该是济南吕剧团演出的革命现代吕剧《杜鹃山》。我与一个比我还迷的小伙伴因吕剧“结缘”,又与《杜鹃山》剧组和当时济南吕剧团主要演员董建萍、刘凤良、张万真等名家“神交”,只要“大众剧场”(原大观园商场东南角)有演出,我们每几天就去看一场。我们坐在剧场一角或站在舞台一侧看戏,如同登上舞台进入了“角色”。

戏看得多了,戏听得久了,就想变着法儿自己去唱,去“演”戏。中学时代到工厂学工,工间休息时,工人师傅建议我们表演节目,有同学推荐我演唱《沙家浜》选段,我便煞有介事地右臂一挥,唱起了《朝霞映在阳澄湖上》,竟也博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。“戏迷”在家中也不得闲,有邻里来拉呱闲聊,话题一扯便是“唱戏”(现代京剧样板戏唱腔选段)。现在想来,当年之表现,我整个儿一派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和“无知者无畏”。几年来,不论春夏秋冬,清晨的天色蒙蒙亮,我们便来到四里山半山腰小树林中亮嗓,开始练起了我们的原生态唱功。我们唱京剧,唱吕剧,念台词,练身段。吕剧《杜鹃山》唱段及部分台词,还有京剧样板戏主要剧目和主要唱腔,我会唱、会念的不少,并将之唱得有板有眼,将台词念得滚瓜烂熟。尤其是革命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,我差不多能将整台戏记个八九不离十;还有几部剧目的京剧主旋律版本,京剧、京二胡、月琴三大件及青衣、老旦、花脸、武生等唱念做打专业术语,都在那个年代中得以初步认识,这为我以后学习京剧演奏西皮、二黄、反二黄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知识。

参加工作之后,“戏迷”习气不改,因公出差或外地出游,每到一处,看戏为先。如今我藏有几十年前各地百余张戏票(包括电影票),实为“戏迷”的真情写照。



柳琴戏《王祥卧鱼》剧照



五音戏《云翠仙》剧照